

谈专业：期待成为万花筒，折射出不同的光

节目即将落下帷幕，几个月来的超负荷运转，彻底唤醒了华宵一的舞台状态，她期待着在剧场与观众重逢：“大家一起在黑暗的剧场里相处、交流，这是一个表演者与观众互相陪伴的沉浸式体验。”

节目结束后的工作安排也在陆续落实：“接下来会为Plus版本的《一刻》全国巡演做准备，新的作品也在策划之中。”这部舞蹈剧场作品是华宵一早在2017年就担纲主演并备受好评的突破之作。事实上，近年来，华宵一一直在尝试现代舞表演；“我希望自己更加立体，身体的包容性更强，不想给自己设立局限。我想证明，古典舞出身的舞者也可以胜任现代舞蹈的表述方式。”

华宵一透露，《舞蹈风暴》总决赛中，自己也有“偏向当代舞”的表现：“最后一局的Solo环节中，大家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我。”

华宵一认为，作为一个舞蹈演员，最难的不是“跳什么”，而是无论跳什么都不能故步自封：“要突破自己的习惯，一点一点改变自己——这真的好难好难，但在《舞蹈风暴》每一个不同角色的切换中，我也在进步。”

艺无止境。未来，华宵一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万花筒，每一个面都折射出不同的光”，同时也保留她自己的特点：“不管跳当代舞、现代舞还是古典舞，我都希望能够在‘一看就是华宵一’的表演方式，建立有华宵一特色的肢体语言。”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华宵一晋级《舞蹈风暴》第二季四强



华宵一晋级《舞蹈风暴》第二季四强

《舞蹈风暴》第二季收官之战即将上演 华宵一：我想成为万花筒，每一面都闪着不同的光

今晚10:00, 湖南卫视舞者竞技节目《舞蹈风暴》第二季将迎来收官之战。四强舞者华宵一、黎星、谢欣、陈镇威将分别搭档上届选手李响、敖定雯 & 王占峰、刘迦、胡沈员冲击冠军宝座。近日，“四强舞者”之一的华宵一接受了《羊城晚报》等媒体采访，讲述了参加节目数月来的心路历程，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外表温婉，内心倔强”的华宵一。



与李艳超(右)合作《风声》

谈赛果：最大收获是过程，结果只是“一时的”

华宵一是《舞蹈风暴》第二季的一抹亮色，早已拥有《罗敷行》《点绛唇》《水月洛神》等代表作的她，是不少舞迷心中的“古典舞女神”。上届亚军、同为古典舞者的李响也表示：“之前一直有人说，我是《舞蹈风暴》舞台上‘古典舞的标杆’，我现在想说，那是因为宵一那会儿没来。”

然而，在《舞蹈风暴》之前，因为生育，这位首屈一指的古典舞者已经阔别舞台两年零九个月。亮相节目之初，说起复出的艰辛与不易，华宵一一度泪洒当场：“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到舞台上。”至于“要不要来参加节目”，华宵一更是犹

豫了许久：“人总会患得患失，我总是怕‘得到这个失去那个’……”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如今顺利“杀”进总决赛的华宵一，格外感谢自己的勇敢：“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数月来，从最初的“登台”、不适应，陌生到逐渐感受到这个舞台的魅力，华宵一感受到自己的成长，看到了同行的魅力，还“重新认识了人体的生理极限”：“我以前从来没有试过凌晨三四点还在排练、还在搞创作。”华宵一总结：“参加《舞蹈风暴》其实是一件‘做起来特别累，想起来特别美’的事儿。”

总决赛中，众人期待着华宵一与李响携手带来一场“古典舞标杆”的合作。然而，华宵一对合作的最大感触却是“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尽管二人是相识已久的朋友，华宵一却直言不讳：“李响是极具个性的舞者，他的舞蹈风格也很个人化，所以在和其他演员合作时，既可能出彩，又会带来很大局限。再加上时间紧迫，我们这支舞难倒了自己，也难倒了编导。”

至于最后的赛果，华宵一心态平和从容：“我觉得‘风暴’旅程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过程中的点滴，最终‘结果’只是一时的。”

谈同伴：把“付出”当成日常，拼着去触摸极限

除了突破自己之外，短时间内认识了众多舞者，看到了舞者身后的故事和对舞蹈不同的诠释与理解，也让华宵一觉得“风暴之旅”分外值得：“我有时候跳出‘舞者’的身份来看大家，会发自内心地觉得这真是一群特别可爱的人，他们把‘付出’当做稀松平常，拼着身体拼着精神一遍遍去磨舞蹈中那一点点属于细胞和神经的东西……这让我觉得，‘舞者’真是一种好可爱、好纯洁的职业。”

借着《舞蹈风暴》的舞台，华宵一也合作了很多优秀的舞者——李艳超、杨小建、陈镇威、

O-Dog、朱瑾慧……聊起对其他舞者的印象，她表示：“陈添是一位让我很惊讶的舞者，我很喜欢他的肢体语言，希望他在将来的职业艺术生涯中创造更多刚柔并济、不一样的角色。”

李艳超则是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搭档。二人一起合作了脱胎于同名电影的舞蹈《风声》，华宵一表示：“其实男女搭配的二人舞非常难，要做到不抢不抢，还要各有表现。”为了呈现最好的舞台，二人一起排练到凌晨四点：“在这个熬人的过程中，我们彼此好像共同经历了很多。‘晓梦’和‘玉姐’的那份情谊，那种信任和寄托感，慢慢

就在我俩之间建立起来了。”

同样出身北京舞蹈学院的师弟罗昱文半程遭到淘汰，则是让华宵一感到最遗憾的事情：“特别希望他能多参与几期，好让大家知道跳古典舞的男孩子可以有这么阳刚和浪漫。”

和休斯敦芭蕾舞团首席陈镇威合作舞蹈《古建筑下的浪漫》，演绎林徽因与梁思成“同甘苦”的经历也让华宵一难忘：“里面的大托举动作，我们一直做不好，导演着急了，就让我们连着跳上20遍……两天的集训后，我们俩浑身疼得不行，胳膊都抬不起来。”

E-mail: yfkwzhxy@163.com

羊城晚报

晚会

2021年1月9日/星期六/ 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梁力/美编 郭子君/校对 吴慧玲

唱的什么喏 (外一则) 王国华

《金瓶梅》中，西门庆被潘金莲失手落下的撑杆打中，抬头一看是个漂亮女子，非但没生气，反而唱喏。后来王婆笑他“唱了一个肥喏”。

何为唱喏？综合各类词典中的解释，这基本是古代的一种交际礼仪，指男子作揖，并口道颂词。余所购之书，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的版本，校注者为王汝梅，他给出的解释是：“一种男子敬礼。一边叉手施礼，一边口中发出‘喏’的声音。”此处的“喏”，普通话读作“惹”（不读“诺”），实际上，古音更似今日的客家方言，“喏”，读作nia（音同“你呀”）。客家人传统中，有一种婚丧嫁娶的礼仪，称为“jiong, nia”（音同“惹你呀”），似乎与唱喏接近。

可以肯定的是，唱喏既有行为，又有言辞。行为为外乎身段手势种种，且不去考，言辞只呼一“nia”字，是什么意思？或是更早些时候流传下来今已追溯不到源头的方式，或是王汝梅教授解释得太想当然。就此事询问学者许石林先生，是否知道“唱喏”唱的是什么词。他说此前也没见过类似资料，但呼一“nia”字，不是很靠谱。可能是一套固定的程序，怎么行礼，对方如何还礼，为表达感谢，元曲便是街头二人转。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思路。但我还是希望得到更详细的答案，比如见到陌生人或是老朋友，一边行礼一边高呼“你好酷你好帅，你的衣服真不赖”之类。可惜至今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相关词句。

元曲便是街头二人转

回望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流行文化，基本都是皇族和达官贵人的喜好为标准的，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皇爱诗，宋帝喜词，都有具体的例子。诗词在唐宋时还是科举内容之一。到了元朝，蒙古族历代皇帝不同于清朝的汉族历代皇帝，对中原文化并无兴趣。上边的“不好”，某种意义上亦是一“好”。科举考试时兴时废，写诗作文不再是晋身之道。文人才华换不来功名利禄，于是不再写诗，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应时而生的元曲，民间俚语俗词尽入文中。像这首《水仙子·怨风情》：眼前花怎得捻成枝，眉上锁新教配钥匙，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闷葫芦较断线儿，锦鸳鸯别对了个雄雌。野蜂儿难寻觅，蝎虎儿干害死，蚕蛹儿毕罢了相思。

有个不甚确切的比喻：唐诗乃通俗歌曲，宋词成了礼堂歌剧，元曲便是街头二人转。

新农村的围墙和花草 陆勇强

他出生在杭州，16岁随父亲移居香港，上次回内地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与他的相识也是偶然，因为我的一些散文中写到了杭州，写到了浙江，而他当时恰好在香港一家媒体工作，知道了我的电邮和联系方式。

虽然现在交通发达，但他对内地情况不是十分了解，经常常会问我一些家乡的事情。

前年春天，他携家带口作了一次内地行，特别是到了他父亲出生的农村，有两件事情让他觉得十分新鲜。一是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花草，而20多年前来时，农居的空地上，大都种的是蔬菜；二是家家户户打起了围墙，以前没见农居有建起围墙的。他问我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

我生活在内地，从来没有留意过这样的变化。他能细致地观察到这些变化，就像别人比我更知道我的孩子在长高一样，因为我天天与孩子在一起。

我想了一下，是这样对他解释的。中国的农民是最讲“经济实惠”的一个群体。我也出生在农村，又在农村成长，小时候真的没有见过农民会在院子里种花草，屋前屋后只要有空地，就会种上蔬菜、瓜苗，他们绝对不会浪费一丁点土地。而现在改种花草，是因为生活条件在改善，对农民来说，门口有可以欣赏的绿草红花，要比有蔬菜瓜果重要得多。而家家户户门打起了围墙，也是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的“衍生物”，他们需要足够的安全感，还需要人际交往的距离感。你看旧时农村里的财主建造的房屋，大都有高高的围墙。

我对他的解释非常赞同。记得我小时候，农村是“门不闭户”，大门敞开，也不会丢东西。现在我老家的房子先是安上了木门，还怕不保险，又装上了防盗铁门，后来还装上防止小偷技术开锁的最好的锁具。

后来，又在房子周围建起了高墙，并且在墙体上安上了防盗门。其实，在江浙一带，治安环境是非常好的，之所以对安全层层加码，除了是对自己财物的呵护，另外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了私密空间，有了自己的院子后，可以在院子里种花草，养狗养猫……再也不碍着邻居了，这其实是当下生活改善之后，农民的人际关系的一种社区化重构。农民的围墙，其实是反映社会变迁的围墙；而农民的花草，是让人愉悦的花草。

首任两广总督是谁？李宝路

清朝两广总督的正式官衔为“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督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军民政务。两广设置总督，始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然而这一建制在当时尚不稳定，到成化元年（1465年）才成定制。

明代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军入侵，明英宗北伐战败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在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之际，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他组织领导了北京保卫战，最终击败了瓦剌军的进攻，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此后，明朝在加强北方地区防御的同时，也重视起广大南方地区的统治。明景泰三年，在王翱提议下，设立地区总督，任命王翱为广东、广西总督，即第一任两广总督。自此，两广总督的体制和官称一直沿用到清末。

首任两广总督的王翱，字九皋，河北盐山人，明永乐时便考上了贡士，后入仕为官。明宣德六年（1431年），王翱被举荐任御史，负责监察官吏。王翱上任后，对官吏惩戒体制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官员有罪，不问轻重，都允许赎罪复职。王翱请求对犯贪污罪行的官员，只许赎罪，不许复职，以惩治贪污，明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王翱在任两广总督期间，按朝廷部署，监督总兵，严格治军，维护岭南，功绩卓著。明景泰四年，王翱被调回京城，任吏部尚书，负责朝廷官员的选拔任用。

王翱一生为人光明磊落，为官清正耿直，受人敬重，得以善终。明成化三年（1467年），王翱去世，终年84岁。

遗愿 李冬梅 编译

苏莱曼一世临终之际把一位将军叫到身前，说了三个遗愿：第一，他的棺槨由奥斯曼帝国当时医术最高明的医生来抬；第二，送葬队伍所经之处，遍撒金银财宝；第三，把他的双手探在棺外，让所有的路人亲眼目睹。

将军听完疑惑不解，苏莱曼一世解释说：“让医术精湛的医

生抬棺，是让大家明白，再好的医生在死神面前也无力回天；送葬沿途遍撒珠宝，是告诉世人，我们在一生中极尽可能获得的财富最终还是会在这个世上；我的双手伸在棺外，是让大家看到，即使是征服了世界的苏莱曼大帝，离开这个世界时也是两手空空。”

寻觅广东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 5 月同

天天背诵《莫生气》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在庚子年展开，我有幸作为参与者，见证了一批广东老人跨进百岁寿辰之列。

百岁老人小资料：姓名：吕润添。性别：女。出生年月：1918年7月（102周岁）。民族：汉族。户口登记地：中山市东区街道。受教育程度：小学。是否识字：是。探访时间：2020年12月10日。

在广东中山市，我们拜访了两位百岁老人。我们首先来到桥岗社区安义街吕润添老人的家里。

“老人家，我们来看望您了，您高寿啊？”

老人听不懂普通话，她的女儿用白话解释了一下，随后老人清晰地答道：“虚岁103了。”

“老人家，您身体怎么样？”老人的女儿替她回答道：“我妈妈从来没过医院，社保卡一分钱都没用过。她头脑非常清醒，耳朵也听得很清楚，只是96岁时，眼睛看不见了。现在她天天背诵《莫生气》，让她背一背给我们听好不好？”

“好呀！”我们一阵欢呼，随即安静下来，等着老人开口。

“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

老人把这首劝人格言完整地背诵了下来，得到了一片掌声。

我接着问老人：“您这么长



中间手持红包者为吕润添老人

寿，身体还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吗？”

老人想了想说：“善良吧。”老人的小女儿补充说：“妈妈很善良，有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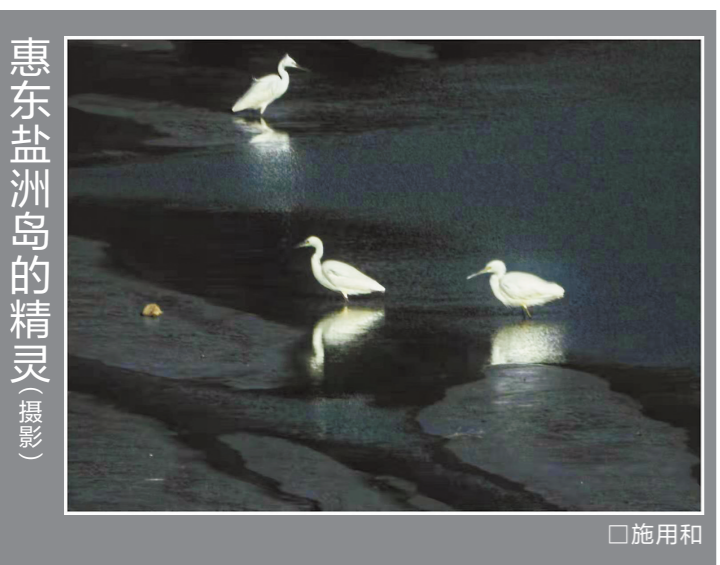
交谈间，我得知，老人每天晚上8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作息很有规律。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有115平方米，是村子拆迁搬过来的。她与女儿、外孙、曾孙同住，四代同堂。老人在村里购买社保和医保，退休金有2000多元，每年还能拿到分红，全家的经济状况不错。

在交谈中，我们发现老人一直微笑着，脸上洋溢着平和安详的神情。

我们起身告辞时，老人一把抓住我的手，把一个小小的红包塞给我说：“送你一个平安红包，祝你长寿，祝祖国万岁！”

我正要推辞，老人的女儿连忙说：“这是我妈妈的习惯，每位来看望她的人，她都给个小红包，不收她不高兴，这是她的心意。”

感情难却，我收下了老人的善意，祝福老人“安康吉祥”。



惠东盐洲岛的精灵 (摄影)

施用和